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正編略例

朱子而後。學朱子之學。心朱子之心。而氣魄力量文章經濟足以發揮朱子傳註道書之緒者。晚村呂先生一人而已。今所尊之曰呂子。尊呂所以尊朱也。

宋末元明以來。儒者守朱子家法。闢邪崇正。代不乏人。大槩見粗力小。不足與斯道之傳。故亦無以撲異端之燄。杯水車薪。滅乃益熾。一經呂子辭闢。便如日月之出。爝火不復有其光山陬海澨。聞呂子之說者。莫不感發興起。宇內得再覩一番經正。此是何等力量。

呂子之說。大約散見於時文評語評文是皆所以明道則集呂子之說者即謂之評語可。舊本以語錄講義爲名。不知語錄乃門弟子記錄其師之詞講義當自成一書。或自成一首。呂

子自云生平未嘗開堂說法，則知本無講義流傳，而評語出
呂子手筆，初非門弟子記錄語也。此等名目，固已不得其寔，
甚至有無限要義，附於語錄講義之名，槩從削去，學者不能
無憾，故不得不另爲編集。
是非二字，不知世間必欲含糊過去，是何肺腸，是非不明於人
心，此邪說之所以横流，江河之所以不返也。呂子之說，只不
肎含糊是非，不肎含糊是非，只爲要正人心，人心正，則邪說
者不得作，故嘗論評語之功在人心，直與孟子好辨等，不是
尋常事業，附錄明云，先生非選家也，偶評非時書也，先生之
言，聞托於是爾，今必曰選家，且妄推曰選家高手，呂子所以
屢歎不幸，其形迹似之也。
呂子評刻時文，不過借爲致其說於天下之具耳，認煞便不是

究竟道理通塞通滿無往不是時文亦即其發見之一端批摘點拋只是此理言借尚看成兩橛也

呂子評文正呂子知言處我輩閱呂子所評之文即我輩窮理處胸中眼中總可不存時文見識也知此意者可與讀呂子評語並可與讀呂子所評之時文

呂子是以評文發揮道理其就題論題就文論文針鋒各有對處如題係一節兩節一句半句上下截斷牽搭移步換形其文各有結撰而評亦因之以立論更有因文感發推論時或不盡為本文本旨所有然融而會之無不互相發明我輩讀書本只求此理之明時下講章越細密越支離儒先議論越開潤越通暢此意非俗學所知也

讀是編者須知每條前自有時文在而此為評語其議論推廓

處本不得槩以字箋句釋之義例求之要使呂子就書作傳註又另有說然道理總無二也

此編自成呂子明道救時之書與從來講章本頭絲毫不相比附時下動將呂子之說夾和蒙存等說數一例編纂混看此種冤苦直是無處申訴

時講戕亂益深俗學敝錮益甚凡一切拘文牵義破碎支離之解從前無不誤中蠱毒正當徹底吐瀉一空方可與領是編之奧否則胸腹有宿痞喉間早已壅滯雖排列珍異强之使食豈能適口下咽乎

孟子謂仁人心也說得是程朱謂人之心未便是仁心之德方是仁呂子謂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又說得是告子謂生之謂性說得不是明道亦謂生之謂性却說得是荀卿

謂性惡說得不是明道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又說得是
異者不異同者不同此間總須解人强瑕不得
程朱直接孔孟呂子而外敢道無人眞信得及無論假竊孔孟
非毀程朱者直是異教兒孫吾道蟊賊即自負爲尊信程朱
者亦僅以爲程朱者孔孟之功臣由程朱可漸至孔孟論未
嘗不當理而語實出於隨聲微窺其胸中便有老大信不及
畢竟勉强帶三分周旋世情在展轉遷流終歸異學俗學皆
此一點勉强周旋處爲之伏根試看呂子評語中孔孟程朱
連稱並舉夾縫不必更著一字總由其本領印合洞然無疑
寔見得前聖後聖道脉心原揆同致一其間縱不無些子層
級總非境地隔絕遼遠者所得妄加擬議評隲也時下貴遠
賤近輕置低昂都是無知耳食人門外猜疑影響浮話名爲

尊信其實去背畔者無幾。凡此等只在見地上爭高下。所見不真。不但不能尊信程朱。即孔孟亦何嘗受汝曹尊信來。

竊嘗謂四書之後。當續以小學近思錄。更集朱子語為一書。與四書而七。使萬世學者首先誦習。痛下工夫。打定盤針。而後徐及諸經史。庶不至蹉卻路頭。閱向來編朱子語者。如蔡覺軒續近思錄。葉雲叟語錄類要。丘瓊山學的。高景逸節要。諸本。皆有未安。而呂子晚年欲成此書。未及而歿。徙為千古恨事。今於呂子評語一編。亦願與當世學者重加商訂。一體先行誦習。否則盤針不定。雖窮經而博考註疏。讀史而橫生論斷。到底都成錯鑄。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也。

呂子趁快說去。亦間於章句集註小有出入。然枝葉之失。總無傷於其大本之同也。

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不識時，不足以言學。呂子所下之藥，多是薑桂大黃，時症不同故也。然每以此攖眾喙，滋羣疑，甚矣此事之難言。

孔父談仁義，期其萬一回。聾者自不與，豈能廢神雷。東海老腐儒，歌哭出蒿萊。其樂有餘樂，其哀有餘哀。噫嘻，呂子固不得已耳。

朱子文集語類中，有問目極長，而答止一二語一二字者，無不收錄，祇欲由此得理之是非耳。此編兼載時文及他評者，即以時文他評當問目也。

文仍其姓名，評仍其字甫，或即仍其書名，總不欲掩是非之由，以便查考。

間有數條合爲一條者，取其意義貫通，彼此相足，庶不失呂子

之意。非敢妄爲比附也。

首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此朱子讀法次第也。今遵之。

呂子評語。研窮精微。辨析同異。其於書義文法。皆歸斯理不易之極則。雖若條分縷析。其實同出一源。不可分而爲二者也。但編次雜和。不便觀覽。今以發明書義者編正。其論文則別爲餘編。一並付梓。庶學者得覩評語之全。

懸書三十首。以理則透宗。以文則絕項。正呂子所謂道所生之文也。今亦附載各章之末。若謂必守溪鶴灘而後爲經義正則。則余不敢知矣。

余之爲此編也。恐其評本久久磨滅。不得已而出此。固不能盡得呂子之意。且收拾雖云略備。而遺漏終復不免。呂子評本未至磨滅。正須尋求。此編不過爲窮鄉晩進無力全購者地

非謂有此可廢評本。亦非尊人以簡便也。

此編自壬辰迄乙未。紬閱反復。中間以事作輟。凡四年而成。胡君虹山。與余季弟須上。更互商訂。又幾一載。同已章分節次。黑白瞭然。若呂子生平評文公案。則卷首數篇。自道已盡。而此編之指要亦明。故不敢復以己意輕爲之序。懼褻也。

康熙丙申仲春晚聞軒主人車鼎豐謹識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

中庸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卷之四十二

中庸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內附慙書三十首

外附親炙錄八十九條

呂子評語正編目錄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

程子曰今之學有三而異端不與焉一訓詁一文章一儒者余按今不特儒者絕於天下即文章訓詁皆不可名學獨存者異端耳昔所謂文章蘇王之類也訓詁則鄭孔之類也今有其人乎故曰不可名學也而有自附於訓詁者則講章是也儒者正學自朱子沒勉齋漢卿僅足自守不能發皇恢張再傳盡失其旨如何王金許之徒皆潛畔師說不止吳澄一人也自是講章之派日繁月盛而儒者之學遂亡惟異端與講章觭立勝負而已異端之徒遂指講章為程朱而所為儒者亦自以為吾儒之學不過如此語雖夸大意實疑餒故講章諸名宿其晚年皆歸於禪學然則講章者實異端之涉廣為彼驅除難耳故曰獨存異端也永樂間纂修四書大全一時學者為靖難殺戮殆盡厪存

胡廣楊榮等苟且庸鄙之夫主其事故所摭掇多與傳註相繆戾甚有非朱子語而誣入之者蓋襲通義之誤而莫知正也自餘蒙引存疑淺說諸書紛然雜出拘牽附會破碎支離其得者無以逾乎訓詁之精其失者益以滋後世之惑上無以承程朱之餘緒下適足爲異端之所笑非此余謂講章之說不息孔孟之道不著也腐爛陳陳人心厭惡良知家挾異端之術窺搴情之所欲流泄而決其籓樊聰明向上之士喜其立論之高而自悔其舊說之陋無不翕然歸之隆萬以後遂以背攻朱註爲事而禍害有不忍言者識者歸咎於禪學而不知致禪學者之爲講章也近來坊間盛行本子淺陋更甚又有增改各刻愈出愈謬然且家佔戶畢取其簡便穢惡既極勢不得不變變則必將復出於異端此有心吾道者之所深憂而疾首也朱子教人但

涵泳白文有未得而後看本註看註未得而後看或問今當依之爲法以本註爲主無論新舊講章一切勿泥即大全中亦但看程朱之言其餘諸儒合於註者取之否則闕之如此則進可以求儒者之學退亦不失爲古之訓詁或庶乎其可也東皐續選附錄

此理之不明又數百年矣毒鼓妖幢潛奪程朱之坐以煽惑天下也又久矣此又孟子以後聖學未有之烈禍也生心害事至於此極誰爲厲階不知所屆此凡有血氣所當共任之責況於中讀書識字又頗知理義者耶某竊不揣謂救正之道必從朱子求朱子之學必於近思錄始又竊謂朱子於先儒所定聖人例內的是頭等聖人不落第二等又竊謂凡朱子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當篤信死守而不可妄置疑鑿於其間此數端者自幼抱之惟姊丈聲始頗奇其神合故某喜從之論說餘皆不之信

也。昔聲始謂目中於此事躬行寔得。只老兄一人。於時已知謬往。旋以失脚俗塵。無遂請益。於今雖知覺未盡泯滅。而於小學入手工夫。未嘗從事。直無一言一動之是。此病不是小小。平生言距陽明。却正坐陽明之病。以是急欲求軒岐醫治耳。與張考夫

某南郵之鄙人也。至愚極陋。未嘗學問。幼讀朱子集註而篤信之。因朱子而知信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故與友人言。必舉朱子為斷。友人遂謬以為好理學者。其實未嘗有所聞也。足下書云。篤於信孔孟。故深於疑程朱。某則不然。竊恐於孔孟未必篤信耳。果篤信孔孟。則未有更疑程朱者。若疑程朱之不合於孔孟。某將謂從孟子便應疑却孔門。但言仁。孟子則言仁義。孔子言性相近。孟子則言性善。可疑也。且不止此。將謂從孔子便應疑却孔門問仁。孔子答之。彼此異詞。無一言之同。又何從得所

謂一定之論。明聖賢之指趣。爲後學之宗依耶。如此則直合疑殺東坡所云疑漢不曾有揚子雲也。足下書又云宋賢之所謂理。即老莊之所謂道。且未說程朱。即老莊二公。亦未肯心服。在無怪乎觸處皆疑也。嘗聞之矣。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必於古人之書。反復翫味寬心游意。使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無復纖芥之疑。而後發言立論。辨其可否。不則理有未明。於人之言有未能盡其意者。豈可遽納古人。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某之所聞於朱子者如此。若兩書中云云。某學識卑闇。實不能辨也。

答潘用微

道之不明也。幾五百年矣。正嘉以來。邪說橫流。生心害政。至於陸沉。此生民禍亂之原。非僅爭儒林之門戶也。手教謂陸派沸揚。朱學湮塞。從陸者易。從朱者難。足盡末流波蕩之失。某竊惟其

故亦由從來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不得其真，而近世闢提陸說者，其權詐又出金溪之上。金溪之謬，得朱子之辭闢，是非已定，特後人未之讀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竊佛氏機鋒作用之緒餘，乘吾道無人，任其惑亂，夷考其生平，恣肆陰譎，不可究詰，比之子靜之八字著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姚江之罪，烈於金溪，而紫陽之學，自吳許以下，已失其傳，不足為法。今日闢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論語富與貴章，先儒謂必取舍明而後存養密。今示學者，似當從出處去就辭受交接處，畫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後講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術，窮陸派之狐禪，率臆妄議，自知粗狂，庶當於理，惟先生不棄其愚而教正之，幸甚。（復尚棗旃）

王學之惑亂，幾二百年，其間大人先生，亦頗知其謬，然大約指摘

其弊病者輕而許與其具體者重甚則與朱子兩分其是非知其於邪正之間意猶有所未確矣讀貴陽質疑所論剖决精詳絕無包羅夾帶自羅整菴陳淸瀾徐養齋以來未有如是之親切著明者此誠斯道之幸生民之幸非小小文字之功也願弟更有所進者近世王學惑亂雖未能廓如然猶多疑而辨之至於陳獻章一宗幻妄充塞如謂意爲心所存愼獨有獨體一貫爲入門工夫而非究竟其背畔程朱爲尤甚然不幸其淵源誤出於前輩正人之口遂足以鼓動流俗不容張先生亦嘗闢其說而辭闢之乎此宇宙生心害政之大患有心者不可不力持而救正之也（與吳容大）

聖道在兩間雖千年無人任異端所惑亂而未嘗澌滅也今日疑果澌滅矣忽於澌滅中得先生之言又有一某千里不相約而

合先生之言。此何由乎。即所爲澌滅不得也。是以君子不必爲道憂。而敢爲自憂。憂之必辨之。辨之必極其至而後已。豈過求以爭勝。立異以爲高哉。不如是。不能定是非之歸。而實得之於已耳。故得彼之所爲非。而益信此之是。一辨也。眞得此之所爲是。而後能盡彼之非。又一辨也。讀先生甲寅所示正王諸文。於彼說之非。既洞抉無餘矣。果復何以進。無已。則商吾之是者可乎。夫所非爲王。則所是爲朱。可知也。按朱子平生所嚴闢者三焉。一金溪。一永康。一眉州也。金溪之爲姚江不必言。若永康之功利。眉州之權術。兼挾文章之奇。尤足以痼學士大夫之疾。故朱子闢之甚厲。果以朱子爲是乎。宜於此得之精。語之詳矣。今讀後寄街南諸作。於義例似未嚴也。且議論往往出入永康眉州間。即亦朱子謂賢如吾伯恭。亦尚安於習熟。不甚以爲非者

乎。倘於此有纖毫之疑。即於所是有未的。則所非雖甚辨。尚須勘驗也。自古有道所生之文。有因文見道之文。如退之永叔。因文見道者。先儒猶少之。以其有所明。亦有所蔽。不足定是非之歸也。故學者多患不能文。能文者又患不純乎道。文必有韓歐其人。生程朱之後。實得其道於己。一開斯域焉。度其文必韓歐有未之及者。而惜未之見也。先生幾之矣。可仍爲未見程朱之韓歐哉。狂迂之言。似無端而可怪。然譬之捕賈泛大海。遇颶濤恐以盤鍼致戒於舵師。非其使嫺於舵師也。衆賈之命存焉。爾某且托命於先生矣。故不揣固陋。以求正於左右。其或未然。藉以發鍼石之施。尤某之深幸也。答吳爾若下同

前者正王之教。似以某有一知半見之仰同。足與其論者。今茲惠示會述。則又似憫其知見之陋。而欲以所得廣之者。天下芸芸

幾人理會斯事。其高座說法者。勢又不可復受商量。如老兄之擔荷大業。而垂誨不倦。誠世俗之所稀。某何幸而得此於老兄也。然某之惷頑僻固。寔有所不可虧。亦不敢曲附為同者。不敢不明告。而冀垂亮焉。某生平無他識。自初讀書。即篤信朱子之說。至於今。老而病。且將死矣。終不敢有毫髮之疑。真所謂賓賓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今教之曰為講義制舉文字。則當從朱。而辨理道之是非。關千聖之絕學。則姑舍是。夫講章制藝。世間最腐爛不堪之具也。而謂朱子之道僅足為此。則亦可為賤之至。惡之至矣。此某之所未敢安也。夫朱子章句集註。正所以辨理道是非。關千聖絕學。原未嘗為講章制藝而設。即定制經訓從朱子。亦謂其道不可易。學者當以是為歸耳。豈徒欲其尊令甲取科第已耶。況某村野廢人。久無場屋之責。其有所評論。亦

初非爲制舉文字當爾也。今指某尊朱以攻王。爲制舉家貧。則其不然又甚矣某僅爲制舉家貧云爾。則王何必攻。王非今甲所禁也。且某尊朱固有之。攻王則未也。凡天下辨理道闢絕學。而有一不合於朱子者。則不惜辭而闢之耳。蓋不獨一王學也。王其尤著者爾。昔者孔子之道雖大。然當戰國時。楊墨老莊儀衍蠭出。天下幾無孔子矣。賓賓然守一孔子之言者。孟子耳。今天下知尊孔子而不敢非。此非今天下之明孟子之力也。然孟子之言歷千餘年猶少信之者。以宋司馬溫公之賢。猶疑且詆之。他可知矣。及南宋朱子出。賓賓然守一孟子之言。然後孔子之道乃益著。今日老兄與某得以尊信孔子之道者。由孟子也。而得尊信孟子以及孔子者。由朱子也。故某之尊信朱子也。又覩於孔孟。今教之曰。奚爲賓賓然守一朱子之言。則孔孟先危

矣究有於朱子陽明不云乎道天下之公道學天下之公學非朱子可得私非孔子可得私也求之於心而是也雖言之出於庸人不敢非也而況出孔子乎求之於心而非也雖言出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未及孔子者乎今尊書之旨毋亦猶是而且闢王學爲內纂告子爲內畔佛老爲外寇不知所云云者爲內纂與內畔與外寇與吾恐老兄之於王學猶未盡其說且有陰墮彼中而不自覺者矣夫陳獻章王守仁皆朱子之罪人孔孟之賊也今特宗獻章後人之旨而黜斥守仁是猶魏吳皆漢賊也尊魏得漢統而獨斥吳宜非吳人之所服矣況又奉魏以攻後漢乎集中如意爲心所存大學從古本格物格本末皆陳湛後人之所已言是老兄固未嘗不復貿然守一先生之言也但其爲一先生者不同耳由朱子而程子而孟子而孔子此一

先生也、由尊刻所述而湛若水、而陳獻章。亦一先生也、則由陳獻章王守仁、而陸九淵、而達磨、而告子、亦一先生也、凡此先生者宜何從、則千古必有能辨之者矣。蓋某之闢王說也、正以其叛朱子。而老兄之闢王也、不必不叛朱子。則某之闢王。固不可仰爲同、而某賓賓然守朱子之說、有一不合。即以爲叛道而不敢從。則尤非尊教之所欲廣矣。老兄高明迥出、不難駕越朱子而上、度必有同得者。與爲証合。最下亦須與朱子等者。而後能契服焉耳、某方俯伏朱子門廡之下。又安能知、而敢與辨所說之是非哉、所彼布左右者、第以明己意、不敢强爲附和而已。

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爲少矣。某跧伏荒陬。日趨弇固、偶於時藝寄發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癢中自出之聲、而賞音者以爲有當於歌謳。

顧先生亦有取焉。又自慨然也。至謂痛抹陽明太過，爲矯枉救弊。此則非某所知。平生於此事不能含糊者，只有是非二字。陽明以洪水猛獸比朱子。而以孟子自居。孟子是則楊墨非，此無可中立者也。若謂陽明此言，亦是矯枉救弊，則孟子云云，無非矯救。將楊墨告子，皆得並轡於聖賢之路矣。且所論者道，非論人也。論人則可節取恕收，在陽明不無足法之善。論道必須直窮到底，不容包羅和會。一著含糊，即是自見不的，無所用爭。亦無所用調停也。使陽明而是，則某爲邪說，固不得謂之太過。陽明而非，則某言猶有未盡者，而豈得謂之太激。從孔孟程朱必以明辨是非爲學。即從陽明家言，渠亦直截痛快，直指朱子爲楊墨，未嘗少假含糊也。然則不極論是非之歸，而務以渾融存兩是，不特非孔孟程朱家法，即陽明而在，亦以爲失其棱機

把柄矣。某所以寧犯不韙之名，而不敢以鶻突放過也。先生不鄙其愚，伏望更有以垂誨之，幸甚。（與施愚山下同）

事理無大小，文字亦猶是也。有謂此與事理有別，與凡文字又有別，知其人於事理文字都成斷港絕流，未有見處，在君平猶粟尚可言忠孝，況本來此物此志乎，論文正當共明此義也。

某衰病日深，縱事久已謝絕，惟點勘文字則猶不能廢。平生所知解，惟有此事。即微聞程朱之墜緒，亦從此得之，故至今嗜好不衰。病中賴此摩挲，開卷有會，時一欣然，覺先聖賢一路，目前歷歷。而正嘉以後諸公講學紛紜，病譫夢囈，皆因輕看經義，不曾用得工夫，未免胡亂蹉卻路頭耳。若謂窮逐蝸蠅生計，弟雖不肖，不至汙下如此。爲教殷殷，愛我而賜之鞭策，敢不感激思奮？然於斯意尚多未達，又未免耿耿也。竊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

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即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卻，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倡，路頭一蹉，雖日日靜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即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說，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煆水磨之功。即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蠟投紙牕，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說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

字不足爲。而別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摸一副謬妄淺陋之說。以爲得之。不覺其自陷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闢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實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說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說。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之所以皇皇汲汲。至死而不敢舍置也。答葉靜遠

近世學者。患在直求上達。此總是好名務外。徒資口耳。於身心寔無所得。至目前紛紛。則又以之欺世盜名。取貨賄。營進取。更不足論也。要之眞欲爲此學。須是立志得定。下手便做。不但求辨說之長始得。從上聖賢道理。已說得詳盡。又得程朱發揮辨決。已明白無疑。今人只是不肯依他做。故又別出新奇翻案耳。所謂至簡至當。豈有外於四書五經者。只是做時文人看去只作時文用。爲詩古文者看去。只作詩古文用。若學道人看去。便句句是精微正當道理。更何經書之有哉。第程朱之要。必以小學近思錄二書爲本。從此入手。以求四書五經之指歸。於聖賢路脉。必無差處。若欲別求高妙之說。則非吾之所知矣。與何商隱

或問於吳子自牧曰。吾聞晚邨之爲人也。侃侃涼涼。多否少唯。遇車蓋則疾走。聞異音則掩耳而逃。與人言至科舉種子。未嘗不

痛疾而霄涕也。顧沾沾焉取時文批點之，而吾子又爲之流布於天下。吾甚惑焉。吳子曰，予豈不知夫是書之過至於斯也。雖然嘗聞之晚邨矣，讀書未必能窮理，然而望窮理，必於讀書也。秀才未必能讀書，然而望讀書，必於秀才也。識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於識字也。是則方其指偏旁，揣琢墨，便當以此事相責，又何間乎時文。而或曰，不然，遯年者以山林爲桎梏，避世者以軒冕爲塗炭，趣軌既歧，器業斯別，晚邨獨不聞乎。吳子曰，是未知時文，又烏乎知晚村。昔者程子遇禪於途，有禪子同過焉讀之，曰，公看皆字也，某看皆理也。又語學者曰，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但於上而求必得之道，是惑也。今晚村所見爲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理，而公且以爲文字，即晚村所見爲文字者，而公又且以爲必得之道，其滋惑也，不亦宜乎。如凡爲隱居

者必當仇時文也。將世舉孝弟力田。則去父兄廬墓。舉博學宏詞則焚經史典籍。舉高蹈丘園不求聞達。則蒼皇反復爲馬首之梟由而可哉。晚村則以爲文字之壞生於人心。而文字之善又足以正人心隱微深錮之疾。其將廻曾陽之斜曛。障支祁之潰浪。經天行地。一反其常。固非一手一足之烈。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而且擎拳撑脚。獨往獨來。行路之人挨肩疊足而不顧咄嗟。晚村其舍此識字秀才讀書者而安望耶。東萊有云。假試課以爲媒。借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其有豐獲焉。或者不失晚村意乎。猶以爲房書也。選政也。是蕭公之崇佛達磨以爲毫無功德者也大題代序

先生非選家也。偶評非時書也。先生之言間托於是爾。先生之言也益詳。天下有志之士。由其言而得其所不言。則是書爲已多。

屢讀偶評而不入，覷不過時文而已，則其於先生之言，固終無得矣。雖瀆告奚爲乎。故偶評止於此。補癸丑大題附錄

右纂錄文集十三條

呂子評語正編卷首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一

楚邵後學車鼎豐雙亭氏編次

大學

大學自程子更定。復得朱子章句。即使原本未必盡合。正以精益精。聖人復起。不可易已。後之學者。未有能篤信而力行之。故其效罕睹。何嘗有從其說而得過者乎。乃陽儒陰釋之徒。惡格物之說害已。彎弓反射。輒以古文石經爲辭。然理卒不可毀也。其後索性敢道大學非聖人書。嗚呼。悖叛至此。大亂之道也。

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

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爲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經一章

黃淳耀文 上古有治無亂。由其上下交修也。中古數百年而一治。由其綱維在上也。末世數千載而無一善治。由其教化不立。元元之民自爲賢不肖也。嗚呼。存則人。亡則書。聖經所爲作歟。

評 教化不立。民自爲賢不肖。三代後大病在此。

首節

小學大學有地有制。如朱子序中所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者是也。朱子序大學二字名目緣起。故云爾。其實此大學字。却

指爲學之[illegible]乃古昔教人之法之義。故註云大人之學。其非地制之大學可知。須知王制大學中未嘗有此書。曾子推論大人爲學當如是。亦未嘗爲學宮補典故也。時文每因序語將大學闌入地制立說。迂混不切。知有朱子小學之教在。大學之道四字。纔分明。不則爲國學太學碑記失之矣。

【玉庭文】今日者。異端紛起。各學其學。而非吾所謂學。將學有不明末俗驚趨。各道其道。而非吾所謂道。將學之道有不至。急須標表其大云云。【評】此與中庸首節同旨。

除卻俗學異學。即是大學之道。俗學者。今之講章時文也。異學者。今之陽儒陰釋。以講學者是也。

【歸有光文】自夫先王之教不明於天下。而學者失其守也。而不知

人之立於天地之間。當求所以盡夫人之道。欲求所以盡夫人之道。當求所以盡大學之道。【評】讀大學者遍地皆是。有一箇半箇見此意否。

【章世純文】其所以稱大者何。以及民故大也。如封已自私焉。小矣云云。【評】只道箇見識。便卑陋不可言。明明德止至善。皆爲民而設耶。如其文。三綱領次第。當云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矣。秀才胸中。只見得做官做皇帝。便是盡頭天大事。可笑也。

【陳子龍文】王化必本於內治。故人主不可以無學也云云。【評】人主以下奈何。聖經如許精義。一概抛置。只講皇帝家裏事。卽皇帝家事中。亦只講妻妾子女事。豈復成大學制義耶

不論甚道理事物工夫。總要粘煞在帝王身上。以此爲大。總要歸本到權變作用。以此爲高。不知此正見其寒乞相也。

秀才不明理見陰符素書便信是王佐秘略與村倉談天書寶劍相似眞可笑也

黃淳耀文 聖經發爲已爲人之學 **評** 云成已成物則得爲人非聖學也兩樣夾雜不得

歸有光文 聖經揭大人之學盡其心而已矣盡則明德者存此心也新民者推此心也而止至善則又盡其心而無遺者也 **評** 大學無重心義以其本大也盡心只可當知至存心只可當正心不可以該明新也蓋心非即明德心所具者乃明德耳單說心即本心之學非聖學也

又歸文 明德非吾心之體乎 **評** 明德兼身心性情合體用而言不止心體

艾南英文 語道而不要其至則隨其境之所造而遂自以爲足 **評**

古今學術之弊只此。

至善。謂明明德新民各有極至之則。止至善者。如學聖必孔子。而夷惠非所由。治法必唐虞三代。而五霸漢唐不足效之謂也。

歸有光文　止至善其成終之學乎。評　止至善乘始終。不專終也。止至善之事。只附在明新兩綱領上。更無第三項用力處。故止至善只說知。不說行。非止至善無行。行即在明新內也。

止至善一綱領。專重知。故下文急接知止。

知止而后有定節

凌渝安講聖經至此。直采講曰。八條目中知行並列。此節單提重知一邊。其意如何。凌先生曰。聖人須知天下後世講心性之學者。必以學問思辨為支離。遁外而求內。自立直截了當之法。懸空想像一種道理。若有所見。原非真知。其心自以為定靜。而愈

見猖狂故急於此單提知止爲入門下手之要即中庸告君誠身必先明善也采舉似先生曰夌先生之言切矣賢試道大學畢竟幾綱領曰章句以上三句爲三綱領豈別有義乎曰吾正恐賢信不及有三綱領耳以異端之旨言之止有明明德一綱領耳更無二事安得有三以俗學論之已物對待亦止兩綱領耳何必有三此兩家都信不及者也不知後世學術之謬正在此一綱領上差去江西頓悟是知有明明德而不知明明德之有至善也永嘉事功是知有新民而不知新民之有至善也方知聖人於明新下急著此一綱領吃緊爲人處是聖學之定盤星指南針若少此一綱領則上兩綱領都無根柢然此一綱領至實却至虛最難見故最難信上兩綱領知行並重此一綱領却單重在知知至善只是難知知得自然行得行處只在上兩綱

領內不消更說。如孟子集大成章。聖是諸聖所同。集大成却歸孔子者。以其智更高耳。故知止一節。緊貼定第三句綱領說。有此一節。則此一綱領已了。其以下八條目。只就上兩綱領中條析次第言之。雖止至善即在其中。然却不是此一綱領註腳。故知行並列也。

此題文苦不切實。甚或混入邪說而不知者。皆因知止二字看不分明。離却至善而泛言止也。上面平列三綱領。然明新二件易見。而至善極難說。惟知之而後能得之。故正說止至善。接曰即下知止二字。若云必知止至善。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止至善。以一止字總括止於至善四字。蓋急轉口省文也。後來講學者。先不通文理。如李見羅知止說。竟謂知止即艮止之止。無思無為。復其寂然不動之本體。又謂知止即知本。一派胡說。只要借幾

箇儒家言語字眼。行其敲亂之術。全不顧經傳文義如何。故自

隆萬以後。作此題者。無不墮入狂禪。總只是離却至善二字。此

不特道理差。直是文理不通耳。

止字貼定至善。至善貼定明新。方是聖人之所謂止。懸空說止。未

有不向和尚位下討活計矣。

艾千子 止字深不得。却亦淺不得。**評** 此便是混話。依千子作一篇。

雖極細心。也定是夢寐耳。所謂止者。即止於至善也。離至善單

講止字。深不是。淺不是。不深不淺也不是。

止字貼定至善說。知字方不落空。

異端講止字。皆離却至善。故錯入禪去。然亦有不離至善講而愈

錯者。如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

然他日對李懋。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

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于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如此去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慮墮空虛近于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其所以懸空者緣他所謂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卽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其不識至善而的係狂禪供狀昭然矣聖經之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處耳故予謂此節止字必要靠貫至善說至善必要靠貫明新說方有著落

明新各有至善知得卽指止至善說明新知得卽止至善在其中

【翁荷先文】知者所以明心見道而達其機者也【翻】見道上加明心下云達機便隱與其趣【翻】大學之道固在於止至善以要天下之終尤必先於知止以開天下之始【評】知止至善則自始至終步步不同豈待終而見其止乎

【艾南英文】知止而後有定。可以一蹴至者也由靜而安由安而慮而後得其所止此不可以一蹴至者也【評】倒了此節只完得止至善一句綱領止至善原只在明新二綱領上說如何又分出為三緣此一綱領最重明新二綱領漸次工夫即止至善工夫知下八條目是也而止至善一綱領之要只在乎知一知即自然定靜安慮而得故朱子謂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功夫節目非謂悠容了悟可得言其功夫即在八條目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章句參自

分明所謂到慮而得。此處最難進。亦就五字功效中。說到此地位較難。非將慮與知分兩節工夫也。若論功夫則全是物格知至。不可一蹴而至耳。今文謂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已先失其理。而謂定靜安慮不可一蹴而至。必待漸足自得。則是知止有定工夫輕。而定靜安又分出三節工夫。到慮又分出一節工夫。反以爲重矣。况其言知止有定可一蹴而至。則所謂不可一蹴而至者。將在靜字分別工夫起乎。直謂之支離不懂經義可也。

知止統貫五者。五者各自相因。慮字次第較重。有字換能字。然有意在此節無工夫。指定靜安慮言。不是連知止都無工夫。忽然摸著鼻子也。知止前。正有後文致知工夫在。定主志向。靜主心安主所處。慮主事。得字中包下文誠正修齊治平。一一有是義

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誠至天下平。是得止中次序。不知來

源去路。縱說煞功效次第。究竟不解何以不是工夫節目。說知便似忽然大悟。說得便似大事了畢。名爲遵章句。寔不知章句爲何語也。

知止節註中。字字實落。非極精細人。不能依註體貼。蓋其中義理辨析甚賾。粗心人不肯講究。乃喜爲空玄儱侗之說。似乎高妙。若可解不可解。不必有研窮詳審之功。而坐據顛頂。誰復反而爲其難者。此書理之終不可明。而文日趨於妄也。

五而后。有層次義。有不著層次義。

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亟難層級也。

凡人有一知一見。自以爲是。亦自會定。然非知止至善之有定也。

知止是說曉得極頭處。不是識得箇路徑。

【歸有光文】念慮純一之後。澄然者自有以涵天下之寂。而淵默之地。湛乎至虛至靈之體。【評】此妙明也。非靜也。

【黃淳耀文】大抵一定而不能復動者。異學也。而其弊寔生於求動之過早。【評】異學無求動早之弊。到底動不得耳。【文】暫定而不能長靜者。俗學也。而其弊又生於求靜之過深。【評】俗學也不知靜。【文】靜不生於境而生於我。故境有寂感。而御之者常一。【評】靜不從知止之定講來。自然錯會。【文】劉安有言。恬則縱之。道則用之。其縱之若委衣。其用之若發機。可謂幾於道矣。曰。此老氏之道也。道其所道。非吾之道。此蜀山人輩五經之類。終不爲程子所深取歟。【評】陶菴崇禪而輕道。不知禪却從道偷來。○靜安分貼心身。慮字界微有不同。皆章句的旨。當時以叛註爲高。必無肎

依此說者。獨陶菴毅然掘之。可謂狂流一柱矣。及其疏析理要。
則仍受彼中法乳。故知貌爲傳註之無當於學也。
陳際泰云云。斷語而后能語氣、一路追趕。句句直言上一字。
不重下一字。評重上一字言。固也。然須總根知止來。安字必須
貼所處上看。今都容說向心去。須麟士謂似首楞嚴來說。可知
當時名士。名爲追尊傳註。其定駁雜難與言正道也。
定靜安慮得。是知止後自然相因而見。然五者之中。慮字一節自
別。是臨事時研幾審處。正是知止發用。爲知得緊要關頭。比上
三事更重更難。但慮之所以窮幽極微。使事理盡處無不到。則
非安不能也。
黃淳耀文以爲天下有制心之事。是遺內以宗外。而一物得以相
困矣。若此者皆不安使之耳。評上項病。却自不知止中來。不關

不安事不安只是處事不能精詳耳。文辨析之精至於一無疑義而後得此安則人之所爲臨事而究圖者業已精治之於先事矣。翻慮字直從知止貫來事理大段已在知止中明白到此又硏幾審處耳。

每見旁觀籌畫甚能而當局多謬迷舛錯者只坐不安非不能慮也慮之義理已在知止中完徹但臨事張皇則思力憧擾便不能精詳周匝不是到此方去講究事物義理也慮與知一原分界須看得澄瑩。

能慮是臨事時見到處此定靜安較重。

歸荊溪定靜安慮心學相因之妙一至於此歸天也性也理也道也皆可以言學心獨不可以言學心者所以爲學之物無以心爲學者惟釋氏本心以心爲證頭謂天性理道皆出其下故

曰心學。凡言心學者，皆釋氏之見也。況此三句兼身心事物在內。未嘗指心法而言。若謂身心事物皆心所爲，如此則四書無一章不可說是心學。又不止此節三句矣。

自知止至慮。只就知邊說。自誠正至治平。都是得止。定靜安慮得。只一知止便到。雖一知止便到。然知與得兩邊境界却別。

得是得至善。人多混說。

物有本末節

此節總爲上文示箇下手次第。以起下二節。看近道二字。正對學者而言。

羅萬藻文 道之不傳於天下。雖聖人不能傳也。故古人之所不得不詳者學耳。評 異端道有別傳。聖人之學即傳道。非道不能傳

而傳學也。但道與學字須分明耳。

【孔自述文】道之所在皆物也。學之所在皆事也。【評】道亦兼事物。學亦兼事物。不可分也。但物就理之自然說。事就人工當然說。在二字中分貼。亦自有理。

至善不可名物。故但指明新而至善卽在本末中。本亦有終始。末亦有終始。聖人細細區分。正欲人會歸精一。後來要直截反成儱侗虛謬耳。

聖學愈分。則合處愈眞。異端怕分。則所合亦僞而無用。

聖賢論理。必分晰精詳。惟分得愈細。則合處更眞實。故曰惟精惟一。異端最怕分別。必掃除一切。而後見本體。不知其所謂本體者妄也。非眞也。此是儒釋邪正分界處。後來陽儒陰釋者。又謂必先見本體。而後撿驗求盡於細分。其說似包羅可喜。然先約

而後博先一而後精與從來聖賢教人之法悖叛更甚則又妄
中之妄邪外之邪矣。
本末合來方成一物。此中便有自然之序。
事非物外之事。
事物原不相離。
知先後知字。與知止致知兩知字不同。此處較輕。如云曉得個先
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而入道不遠耳。所謂進爲者。即下八條目。
其中自有知行工夫。格物致知。知也。誠意以往。行也。與此知字
不相蒙。講章以爲兼行說。誤也。亦惑於姚江知行合一之說
故見知字便要兼行。不通之論也。
此只說知得大段。便有入門處。
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本節重者。結上起下。意在先後。然先後

工夫效驗之序。在下兩節。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近云云可與入德同也。全章不重者知止知至兩知字相應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講章每將三知聯串。此不識字人論點書爲類而不求意義者也。

近道二字。與章首相應。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

歸有光云儒者功用之全。以一世民物爲己任。而明明德於天下。因其責之不容以自諉者。評今人必以明明德於天下歸之帝王矣此是何等見識。

修正誠致。各有工夫。各有功效。兩節就中分先後次第耳。工夫不無輕重。然無一可畧。若但趕重下截。則節節推來。只一格物可了矣。下節而后亦然。

人言誠正致等不宜重做恐侵傳地余不謂然經有經義傳有傳義必無聖經先爲賢者留地步而不說明之理况傳文有詳有略有獨有聯有盡有未盡不當以曾子之言反礙孔子也

身與心較然有此二物意即心之所發知即心之所知只在心中分別出來爲用工節次耳非文有二物與心並列而爲三也

欲修其身者六句予最恨作者每云心生於身而反以役身心授權於意而意反以害心意能蒙知而知足糾意就其說譬之身乃家當頭物也心則主人也意乃賊也知則邏者校尉也欲使主人合邏尉擊賊則得矣試思一身之中心意知三件終日互相擣擠廝鬧相似有此大學否

彭瓏文 當論爲善爲惡者身之才評非才之罪也文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評只此句是異學源頭文有善有惡者意之用辨善辨

惡者知之良。【評】用字亦不妥。【文】古大人端躬建極。其欲修非不亟。而無爲守正。早存於愼修思永之先。豈無見於形神相宰。而爲是主靜之切切乎。【評】周子主靜指理言。若白沙則直是禪耳。語一而意不同。【文】古大人洗心藏密。其欲正非不虔。而閑邪存誠。早嚴於思慮未起之先。豈無見於存省相資。而爲是居敬之皇皇乎。【評】思慮未起之先。無處用誠。居敬不是誠意事。【文】此大學漸發之事也。【評】聖學徹上徹下。無頓漸。【文】若以頓前者言。則身心意知。總一至善無惡之物而已矣。【評】此句改得較近。然亦如此說不得。故聖賢只曰性善。性以下便不如此說。○開講四語。本於傳習錄。其宗旨只是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其言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他日其徒王汝止謂錢德洪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心

體是無善無惡。則意知物亦皆是無善無惡。二人請正於天泉橋。陽明曰。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其次不免有習心在。且教在意念上用功夫。汝中之說。是我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說。是我爲其次立法的。由其言推之。則所謂知善知惡爲善去惡。亦只是接引中人入門方法。猶未是最上乘。若其正法眼藏。止有無善無惡四字而已。陽明又自言居龍場。恍若有悟。証諸五經四子。無所不合。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今試取其言考之五經四子。合乎不合乎。合其說者。五經四子之中。止一告子而已。堯曰危微精一。孔子曰繼善成性孟子曰性善。與其言不合明矣。牴牾豈獨朱子乎。然則其所謂証諸五經四子而無不合。乃其欺天罔人。以聾瞽後世之術耳。豈誠然乎。若以本體爲無善無惡。必將並去其善而後可以復

本體也。則凡所謂擇善固執樂善不倦者。不幾皆本體之障乎。
此正聖學與異端分界之處。此處一差。以下都無是處。不可以
不辨也。此文結處改云。身心意知皆至善無惡之物。可謂知其
說之非而救之似矣。然有此理。無此事。自天命以後道理本該
如此。所謂有此理也。然堯舜相傳也說个人心道心。人心曰危。
道心曰微。可見心便說有善無惡不得。故雖聖人亦必戒慎恐
懼。兢兢以精一允執爲主。聖學但分安勉。無頓漸。頓漸者。異端
了悟之說。爲禪相律教之分。即陽明利根習心之別。若聖學有
頓漸。則堯舜必是頓詣矣。何復云人心道心乎。豈堯之接舜。反
不如陽明之接利根乎。

心兼動靜言。

離意看。即意看。而後正心之義乃明。

羅萬藻文 得道未易。得心固已難矣。評 此是和尚話。即雪嶠訶了悟易。得道難。正所謂支離耳。聖學得則俱得。何分難易。旁 正心已無事。評 說不得無事。文 意者所求乎心之物云云。評 支離。打成兩橛。心本無不正。緣意之不誠。習熟而本體亦有病。故正心傳謂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心體上安有此四者之病。可知從意之習熟生來。故欲正先誠。心指渾全之體。意指其萌動之端。猶中庸之未發已發而有中和之名。其實原非二物。今云意求心之物。不使心聽於意。將使意效於心。不使意自為意。而常令扶本物以同居。則截然兩物矣。

陳際泰破 帝王之正大。不若匹夫之真。評 帝王匹夫豈分誠否者。彼見漢唐以後帝王無非詐力者。遂以為必無誠理矣。文 人主之道。權謀術數。其借以求齊者。難盡廢也。評 權謀術數。豈可

云道哉。只此陋見橫踞胸中。道理必不入矣。【又】制其心。意可不起。窒其心。意無不善。此皆至精之道。而聖人不爲者。以有爲之業。皆發於其意耳。【評】告子達摩來矣。豈有道之至精而聖人不爲者。可見其以至精歸異端。而以世務權用之粗者歸聖道。得不謂之悖哉。【又】固知帝王之學。與山林寂寞者異矣。【評】聖學並不異。○其所見道之粗。則功利作用。其精者。則空寂不動。而精者又不可用入經世。以奉二氏而慕之。只得以粗者自居。而又粉飾以內外異用之術。蓋自白沙陽明以後之講學。未有不由此者也。以此而談儒者之經。何心何意。何正何誠。不若一棒一喝之爲直截了當耳。

【誠有動靜】意也者。心之所發也。方其未發之時。所以爲善爲惡者。泯而未形。此固無所用吾力。【評】自有正心工夫。即中庸之致中

者在。[文]道夫既發之後。因事而見。而所以為善為惡者。則形而既著。雖欲謹之而無及矣。[評]此亦誠意中事。非誠意後也。[文]惟夫事物方交之際。念慮初萌之時。[評]此卻是獨之義。[文]於事則無形。而於心則已發。斯謂之意。[評]此固是意。然只得意之初發時。乃所謂獨也。[文]於此而不知所以愼之。則天理之微無以迎導其善機。人欲之危無以抑遏其亂階。[評]只揭得愼獨意。不是誠意全義。意直到治平都是。其誠意是用力。不是導機。誠意中亦無遏抑義。只謂其惡惡之量耳。

陳際泰[文]心之不可恃者。謂其心之半者已得。心之全者又未必得也。合心與意而後全其所為心。[評]謂誠正先後大意不確。誤以心猶得半。合意乃全。不知心無全半。意亦無全半。意妄則心亦妄。意慊則心亦慊。無各半而互全之理。看正心傳有所忿懥

四者。可見心體上有病。皆由發用處做成。故欲正先誠。

文傳文 意之所起。知之所起也。意與知。異名而同所也。此臨時所發之知。傳意者也。意之所開。知之所開也。意與知。異名而異所也。此平日所濬之知。導意者也。評 究竟只此一知。時分先後耳。

文 物之應交與不應交。意能權之。而權者又未必是也。則所爲裁物之知。不可不預也。評 能權之便是知。致知亦不過能權之耳。文 孩笑之童。其忠烈之行。或乘乎意之所如。而自聖賢論之。仍然意之所如也。則學問之未深也。評 故良知但指其自然固有。不可以之爲學道究竟也。楊維斗 誠字中不可兼言善惡。只或有半善而非全善。或九分皆善而一分未盡善。亦是。皆要致知。致字極重。評 誠有半善非全善。九分善而一分未盡善。此亦是致知甲裏話。非誠字中話也。或曰十分九分之說本朱子。曰。

朱子是講自欺謂爲善之意有不足。非指意之善惡也。

誠必先致。只恐誠其所不當誠。而於當誠者。反不知用誠耳。非謂以知照意之誠不誠而把捉之也。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覺察意也。平日講究得道理明白。則發念自然眞實。眞實來亦不錯。若發意時加省察。此又是愼獨。不是致知條下事。今人皆爲認差此義。故講愼獨又混入致知。只坐將致知工夫說作發動時覺察觀耳。

誠意必先致知。非謂發念之時。要知去點制他。亦非謂初發之意必善。纔起之意。必不善。而以初念爲知也。致知是平日閒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曾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若意之既發。其誠與不誠。又當於發動之幾。自加省察。勿

使虛僞間雜。乃所謂慎獨。獨卽意之實境。慎卽誠之緊嚴處。卽在誠意中說。不涉致知甲裏事。若混此處爲致知。則知之功反在意後。且須於致知誠意之間。增補慎獨爲一條目矣。

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那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打混。以獨爲本體。有謂卽是致知者。有謂眞知卽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卽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大凡妄生邪說。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此亦誠意必先致知之一證也。

楊以任文 意之生也。雖小人不能無疑。決其所疑。而意中之小人絕矣。意之生也。雖君子不能遽信。明其所信。而意中之君子成矣。**評** 此又說在意後矣。凡人意之所發。必從熟處生。卽要辨病

狂醉亂時皆可驗誤處乃其所明也。故欲誠意必先致知。謂平素於道理講究得明白。則意發必當。乃可得而誠耳。若謂知能覺照意使不爲惡。能辨決意之疑信。則知在意後用力矣。致知是意未發時工夫。到意發後加審幾省察。乃誠意中之愼獨。非先致之知也。

黃淳耀文 意動而不能自知。雖欲誠之。其道無由。**評** 知不主意動時。**文** 人惟一心。而意與知胥托焉。分者所以示此心從入之處。合者所以求此心歸併之途。**評** 八條目總是示從入處。未說歸併。**文** 意之含外宗內也久矣。蕩而不還。則以心之所無者爲意。**評** 先說壞意字。私欲不名意。**文** 意之引外傷內也久矣。紛而善變。則意後更無一知以照之。**評** 有愼獨工夫。但不是致知中事。**文** 古人謂防意者必先於知。**評** 只說誠不說防。防字便錯。大有

病害。文 知則一焉而已。評 知亦不一。知至乃一。文 惟百千萬端之意。歸於一則誠。不歸於一則不誠。評 誠字不是歸一。故朱子於臨卒三日前。改註中一於善三字。正恐後來誤認也。文 以知觀意則甚順。以意觀知則甚逆。評 多出觀字。弊病不小。此佛氏之覺照也。文 雖不遷不貳之人。不無念起而後覺者。評 須知有博約工夫在。文 在大徹大悟之後。所有息念而不生者。評 禪學之知。正要絕去意字。此與聖學之知正相悖。所謂無生忍也。○誠意必先致知。即中庸所謂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明則誠矣之意。蓋理明則發念皆正。而用力皆實。非謂賴知去覺察意之誠否也。若以覺察為知。則知反在意後矣。覺察意是愼獨事。不是致知事。此界不明。粗則支離紛擾。精則打入禪門。總與聖經沒交涉。

知與意關。是逐節推去。其實知是一大截。實貫到底。不甚粘意也。

致知上無先字。故此句急接不下。欲字耳。將文便要做出無欲字之義。非也。

文蔚按 誠意在致知矣。乃致知則何在。評 可知在亦先也。知與物。致與格。是拆不開事。故不言先而言在。看下節云物格而后知至。則層次未嘗不明。

隱錄總論 人之知具於心。而天下之理。亦非有外焉者也。外之物格。而即內之知致矣。評 只合外。便徹內。不是兩事。伯安不徹斯義。主張陸學。疑誤後生。惜不讀此數言耳。文 事物之理。合於吾心之理。評 說合即成兩件矣。事物之理。即吾心之理。何須合也。

或問程子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亦落或人見解。

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即成假合。即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即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知此則在字自然精寔。

又闢俗學 學者果有所得於本原之地。則雖隨博之事。可以遊行而無截斷謬甚。知此則格物當為八條目之末務。即近來先一貫而後學識之胡說。**又** 知之將借物以廣之。**評** 說成兩開。何在之有。且如此則格物又在致知之末矣。

[illegible] 人於萬物雖處一。**評** 物猶事也。不單指人物之物。

[illegible] 外緣無窮之象。而內識自然之心。良知自此以不蔽也

評 此知字與良知無涉。孟子良知良字。不過指不必學慮而自然可見。以明仁義為人心之同。然其言乍見孺子入井可以觀仁非以乍見為仁之至。以不慮為知之極也。若知至之知。則知性知天而心無不盡之謂。與良知之義不同。良知正以不致見

其良致知正以不待其良為致三字牽合不攏牽合則其義各失夫言豈一端各有所當也自陽明牽合此三字為宗旨彼自指其所為知既非曾子格致之知亦并非孟子仁義之知不過借儒家言語說法耳豈可以此解曾孟之道哉震川講格致處畢竟為彼說所惑亂故多不的切如云外緣無窮之象內識自然之心都似是而非聖賢所謂格至只是事物之理講求體會到貫通徹盡處便是格至不分內外若謂緣解外物以求識內心正是分內外聖賢只要明理以行道耳要識心則甚識自然之心尤屬邪異之旨如此說則外緣無窮之象一句已早喫陽明痛棒了也既見得萬象屬外要內識自然之心又要緣象以識那得不喫他痛棒

以致知為下手而復以良知為本體夾雜考亭與王伯安為調和

之說此一種謬見極多。不知格物者致之功。知至乃復知之體。孟子所謂盡心是也。若良知。不過指其自然發見。如乍見孺子之仁之類耳。以此驗固有之端則可。不可即以此爲全體也。如以此爲全體。便離去理字。無理則無用。異端之知。所以與用處不合。吾知識老講師作爲定顛倒。只是不新學反要去理障。

【[illegible]】格物一言。千古之聖學也。司馬氏訓爲扞禦外物。而象山宗之。程子訓爲窮盡物理。而朱子宗之。此又朱陸異同之本也。程朱吾不敢議也。【翻】道理是公物。程朱果有可議。何必不敢。【爻】竊觀蒙之彖詞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此非大學之道歟。【翻】非也。【爻】上九之爻詞曰。擊蒙利禦寇。此非捍禦外物之謂歟。【翻】尤非也。【爻】使非捍禦外物。清明其質。則雖欲窮盡物理。又安知其

不謬也。愚誠意正心修身。皆所以捍禦外物也。正爲不曾窮理。則必有非所捍禦而捍禦者。如陸王之說。以窮究事物義理爲務外而必欲去之是也。有所當捍禦而不捍禦且以爲至者。如陸王之反以禪爲宗是也。有自以爲已捍禦而實非捍禦者。如陸王之自以爲立大體致良知矣。而所爲所論皆猖狂傲悍。日騖於功利權詐是也。凡諸謬害。皆從不窮理而空致知來。故必先窮理然後能清明其質。而捍禦不謬耳。若既能捍禦外物。而清明其質。則誠正之功已得矣。又何須再講致知乎。至蒙卦象辭主小學言。不足盡大學之道。上九爻辭原戒治蒙者但克治其外誘。不可攻伐太過。反爲之害耳。與格物致知意毫無交涉。如此說經。眞可謂之支離穿鑿矣。

物格而后知至節

第四節第五節。從第三節生出第五節是知所後則近道也。故首句與下六句分終始大次序。而終始中又有小次序。上四句與下三句分本末大次序。而本末中又有小次序。皆爲學者指陳大段便之如此近道。

作此節似上節之效驗者非也。先後總是工夫次第。有上一層。纔可做下一層。無下一層。亦不見上一層。要做下一層。正須有上一層。如此看來。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註中旣字。可得而字。語脈朗然也。

此節而后字。與知止節而后之義不同。知止節。一知止便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人每混看與知止節一樣。便是一物格便了。七箇而后。只作急口蟲文。其爲謬不在文法而在義理矣。

而后不是大事了畢。

此是所後之序。而根原却從所先生來。

逐箇而后各有工夫不是一知至便了。註中可得而三字。正而后

須精神也。

翁細講義 物與知。無漸次而有漸次者也。無漸次故考功可以不

言先無漸次而有漸次。故責效不可以不言后。評第一箇而后

向來混過此文疏解的當。與上在字互相發明。

物皆有至善物格則知所止矣知止於至善。則知至矣。即格爲至。

此一箇而后。比下六箇而后較輕。

知至是一大節候。

羅萬藻文 知而不懸於物。雖知有所至。皆妄也。評即安得有至。

知之未至。則不當好而好。不當惡而惡。其意不可得而誠也。此是

知意相關之故若真誠飾誠乃是第六章傳意專釋誠意故云非知意相連處要指也因致知亡傳此理少發明耳

此兩節先後言其次第如此其實工夫節節緊要無一了百了事也知至而意不誠則知爲虛知其至否亦難見意誠而心不正只得零星收拾東沒西出弊病百出亦不見誠之妙也心正而身未修則動容周旋中禮可知有多少病在其根心之妙亦未充也

明本而新末故齊治平三傳皆根修身說然修身止逮家而不逮國與天下又有道理齊家新之始治平新之極故治平二傳皆指家之感應說看平天下章上老老三句與民之父母節及孟獻子二節自見然齊家止逮國而不逮天下又有道理

國與天下疆界有限而本末終始亦自分

七而后終始之義已明。不須更說。但七句挨次平列。本末之義未透。故下節提出修身爲本。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

上八條目。明新並列。第六節特結出總要。謂明德爲新民之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盡天下人類而言。看自以至於四字。天子庶人中間大有人在。不單講兩頭人也。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謂各有分限責任。皆從身起化。正謂末異而本同耳。若謂庶人亦以天下爲己任。則同末非同本矣。修身各人當下之事。修身爲本。各人當下皆有己物感應。不待與日及天下而後見其本。亦非爲天下國家之故而後修身也。

天子之本。對天下言。庶人之本。對家言。

庶人齊家亦是新民。

上兩節。止就大人身上一氣說。此節又推廣言之。謂不獨天子。即至庶人。亦有齊家之責。便分明新。分明新。即有本末。故皆有修身之責。仍責重大人者失之。

陸文彩文身有貴賤之殊。而修無偏全之理。評括盡。文身非一人之身。本非一人之本也。評此是了義。無一人無此身。則無一人無此責。重但舉其全。須從天子說下耳。故曰壹是皆以。猶萬物一太極。物各一太極也。不是責重天子。

明明德是成己。新民是成物。成己所以成物。故明明德為新民之本。世無有己而無物之人。則亦無但明明德而不新民之人。此因上文從明明德於天下者立說。故提出此義。正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無一人不有此責任。不當為有天下者言也。時文每歸重天子。似以至於庶人。皆賴天子之修身為本。失其指矣。

須見自以至於壹是皆以八箇字。字字著是有力。

天子庶人。其本各修。而自以至於四字。却是這中間人類多。止說

兩頭。或凡貴重天子。皆要除也。

原從自天子說起。却不是貴重天子。內王畿。外天下。中間許多色

目。自以至於不是虛字。人止做得天子庶人兩頭盡處。不知中

間正大有人在。

本字。對新民而言。即庶人至末有室家者。亦必有所與之人所及

之物。一人一物。皆末也。身其本也。所以對付此人物者。即新民

也。修身其本也。如此方見人人有新民之事。人人必以明德爲

本。故無一人可以不修身者。若必以治國平天下對本字言。道

理雖濶大。然有可自委於本外者矣。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有許多等級。其職業正各不同。然所以不同

者分也非理也故曰分殊理一此節語勢側重庶人邊見得雖至庶人也只是此本未嘗有別件庶人無治國平天下之分然到得修身則治國平天下之理已具只看他明明德力量如何耳其本盛大則其末濶遠其本淺薄則其末狹小直到大德必受命匹夫有天下憑修身者各自做去固不容越分妄覬亦未嘗禁人自致也後世自上及下總不以修身爲本遂將此理看得詫異耳

齊家即新民也故庶人與天子同本中間有國有采地治邑者不消說矣時文竟責重有位之人便不是壹是皆以四字道理蓋從位說下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論理其實自庶人以至於天子天子漸民亦須從庶人齊家道理做起也故下文治亂結以所厚正爲齊家是末治大同處

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亦提以出本字最爲無理。

就上文八條目中間摘出修身爲本故時文每將上下七條目比傚因以格致誠正對齊治平夾說者此非理也本字對家國天下物知心意乃修身內事不可與家國天下對股說。

【參疑】大學之大以知止大也學之止以知本止也【辯】說本李見羅。

李見羅提唱此節爲宗似於諸異說中較切近矣及細考其說固仍不離乎陽儒陰釋之術也以知本牽合知止因提止修二字作話頭蓋止其所止非止於至善之止修其所修亦非格致誠正之修也。

末節

於薄者厚未爲不可未嘗無有但如此必須於厚者厚極耳使於

所厚者略不甚厚。薄者便厚不成。況彼既於厚者反薄乎。

呂子評語正編卷一終